

## 远去的村庄

□黄俊怡

宋代村落多以地形命名,也有冠以姓氏,如与我村庄地域相连,一衣带水的牛家村与李屋村,与我皆有一种乡缘。

在牛家村与李屋村之间,我从那片红土地里来。村庄四季分明,冬天寒风呼啸,四野萧瑟;春天河边绿意盎然;夏天多雨,呈现的是岭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烟雨天的村落,湿漉漉,像粘带隋唐的余韵;深秋草色连绵,山河层林尽染,那时的秋色无关诗意。我伫立河岸,亦曾溯古及今,古人不可见,四野尽苍苔。

村落周围生长木瓜树、楠木、苦楝树、凤凰树等,常年树影婆娑。约在三十年前,我对那一带很是熟悉,村外松树涛声阵阵,飞鸟云集。人们常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故村亦有树。春秋管仲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予行人遮挡风雨,树是鸟的巢穴,有树才能引来鸟语,才能酝酿花香。每到春夏之际,花开时节,仿佛自带而来,每一种树都有它的馥郁花香。

现在回想起来,那片红土地让人倍感亲切,尤其到了秋风起时尘烟四起,那画面很复古,伴随着尘烟的飞扬,像在等待一位英雄人物出场,只是乡野从来是那么宁静,完全没有江湖的刀光剑影,英雄人物只有名著中才能出现。礼仪之邦,乡野需要的是妯娌融合,需要的是蒙

昧的脱离,需要的是文明的开化。居于乡野,不一定要有惊涛骇浪的故事,不一定要有可歌可泣的人物才能让村庄沸腾,世俗上说物质是万能的,然而,千金难买的是岁月的静好,与世无争。北宋张载,其一生耕于理,亦冀望能开万世之太平。

我们那一代,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山河可亲,红土地也可亲,于我面善的人皆可亲。牛家村与李屋村不远,穿过松树林,走上一段路便来到牛家村。那时,穿村过野,我常在牛家村一带活动。那时的路,夏日红土地沙土滚滚,每到傍晚,“猛鸟婆”在松树上盘旋,是一道蔚然的风光,也是童年的记忆。也许是气候变化使然,也许是人对自然的过度开发,现在这些昆虫类物种已找不到蛛丝马迹。

李屋村不大,十多户人家均属李姓。据我城内一位好友说,李姓是在六百多年前与陆氏、康氏、马氏在建城之初的原住民。据族谱考证,城内李氏是唐高祖李渊的后裔,李屋村距城里不远,在交通闭塞的年代,李屋村可说是世外桃源,出则繁华,入则宁静,一袭山水田园的清幽,闹中取静,小隐于野,不管出于何种因素,当初分支到此的李姓族人有着高瞻的视野。

徒步故乡的田畈,涉水而过,经过一片茂密的竹林,便来到李屋

村。村里种植香蕉、菠萝。古屋,尽显古色古香。午后的李屋村,炊烟袅袅升起,烟火的气味不时还飘送着稻米的清香。在李屋村走了一趟,便也知道哪家柴灶火旺。那时,我有三位同学住在李屋村,平日言谈不多,彼此并不陌生,世上大抵有一种情谊,是不需要言语的,亦如大自然润物静得没有声音。

近年同学团聚,我没有参加。置身群外,我依旧保持着稚年的腼腆,事实上人有两面,人前的喧哗不一定是真实的,我更偏向那个人后安静的自己。虽则如此,牛家村、李屋村还有方圆数里的伙伴,始终停留在少年的模样。

某天早晨,在小区楼下遇见李屋村李家大姐,人到中年,面色不见年轻时红润,她的脸上泛着些许苍白,那是经历了岁月的风霜。她问起我,是否邀约与我往来甚笃的某位同学相聚?我说没有。我没有告诉她的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无亲,便有一种不偏不倚,我与人交往,没有厚此薄彼之分。那天我们聊了许久,也勾起了我多年前乡居岁月的感怀,关于故园旧时邻近一带熟悉的村落,多年没有涉足那片土地,我还记得李家旧宅那片香蕉地和菠萝树,现在正值新农村建设的浪潮,不知道当年的那片果树和竹林是否还在?

## 雨中重逢

□蓝青

是座低矮的平房,看外墙的青苔,像是90年代未盖的,没怎么装修,透着岁月的痕迹。看到我,他的父母和爷爷奶奶都很意外,赶紧热情地招呼我坐下。

可陈宇呢,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我把他在学校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希望他父母能一起想想办法。听我说完,爷爷奶奶和妈妈在一旁默默抹眼泪,他爸更是火冒三丈,冲着陈宇的房间就扑过去,陈宇妈赶紧跑到房门前,张开手拦住暴怒的丈夫。我也连忙去劝,跟他说教育孩子不能光靠打骂,得讲究方法。

在陈宇家坐了个把钟头,他妈妈红着眼圈,哽咽说起家里的情况。为了让陈宇安心读书,从小到大学,家里啥活都不让他干。谁承想上了中学,他反倒迷上了网络游戏,陷在里面出不来。话里话外,满满是对孩子的厚望和深深的失望。这期间,他妈妈几次到房门口喊他出来见老师,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一刻,我心里沉甸甸的,当老师的无奈感特别强烈。临走前,我反复叮嘱他们,一定要劝陈宇回学校。

从陈宇家出来,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回头望了一眼陈宇的房间,房门依旧紧闭着,里面昏黄的灯光微弱地闪烁着,仿佛随时都会熄灭的样子,我的心里也像灌了铅般的沉重。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他的家,记不清跑了多少趟;那条路,也记不清走了多少回。但是,怀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念,我一遍遍地敲响那扇紧闭的

房门,一回回语重心长地隔门呼唤那颗迷失的心灵。

记得最后一次去他家里家访时,当我准备再一次敲那扇紧闭的房门时,房门突然被打开了,陈宇慢慢地踱了出来。他走到我的面前,停顿了下来。他低着头,手指不安地卷着衣角,卷得衣角都变了形。院子里安静得有点压抑,幸好还有院子里的鸡发出扑腾扑腾的声音。过了很久很久,他才像下定决心似的,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来,声音轻得几乎不可听见:“老师……我现在开始努力,还来得及吗?”

虽然那声音十分细微,甚至是轻颤的,但那里面却蕴藏着非常坚定有力的力量,像响雷般在我心里轰出一记巨响。

从那之后,陈宇回学校了。而从那之后,他就变了。以前空白的作业本开始一笔一画地认真书写起来。可以看出,这一次他是真下定决心要走出来了。

此后,他刻苦努力不断进取,考上了省级重点高中,又如愿考上了心中的大学。在门卫室的屋檐下,穿过攒动的人潮,陈宇挨近我聊了起来。我们回忆着从前的日子,述说着别后的经历,倾诉着师生间的情谊。

外面的雨渐渐小了,慢慢停了。陈宇便向我道别。我望着那个挺拔的背影越走越远,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欣慰。当老师的幸福,或许就在于此吧——看着曾经微弱、几乎熄灭的火苗,经过风雨的洗礼,最终燃成了一把耀眼的火炬。这火炬,不仅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 水东速记

□黄元驹

正午 阳光斧正长长的海堤 海风激情  
邀请外来插队的红树林起舞 剑般的绿叶  
跟太阳的红眼睛交接 浅滩 栈道 长堤  
派发水东这座小城的名片 惠存在游人的手机  
他们在瞭望一湾水 等待水 水是水东的一壶往事

水的心尖调教小船上咸水的歌谣 好些创作的白帆  
失落很久  
我站在码头的倒影 旧事订在那个叫做油地的地方  
城市的骨骼很健壮 从四周生长 发育得棱角分明  
失去时代呼吸的老街 码头隐隐作痛  
渡船的桨声潜伏卅年 只有龙舟的四肢被一干行人  
轻轻掀起 往事  
穿过岁月的老屋 斑驳的笑容被风刨光 于是租客  
重新加进商号

骑楼老街变成城市爱儿  
忠良街涂上幼稚的烈日 旧日的店号挂起飘飘的旗帜  
做旧的时间与几扉睡醒的骑楼寒喧

海上日出 白鹭在海空低处修行  
落霞如纱 夜色下奶茶小妹跟明月对饮

黄昏旷野上一只风筝 在空中踩出高冷的步伐

老城是城市一颗多余的关节  
它在车流弯腰而过时疼痛不已  
暴雨袭来 单薄的小巷肉体难受 蹒跚的雨水  
倾倒暮年中在苒的灯光  
对抗的余生 不知有谁呵护来年的回眸

夜市的电瓶三轮车架上 LED灯花枝招展 像小媳妇  
颜色有点抱歉 母亲的日子 父亲的尊严  
美食清激见底 他们养活一座城的希望  
随风影动的绿化树 街灯长相守  
严寒 酷暑 地方特色小吃 妙笔生花  
小海杂鱼 水东鸭粥 水东芥菜……  
美女在从容直播 随意的一声“大哥”  
如掀开一块压住午夜的石头的

老城外茁壮的高楼 道路填平荒凉的皱纹  
午夜的长街 啤酒在大排档燃烧 风情自诩  
KTV闪烁的大屏幕啊 夜色的表达词语眼花缭乱  
尖叫的跑车狩猎湖畔的新月  
海浪咬上礁石 一些星星纷纷坠落 化妆夜雾  
客人热烈而炊烟匆匆 夜深了 破旧的乡情聊几句就  
沉默不语……

## 凶仔鱼中载父恩

□何志坚

我身体长期不好,肠胃尤其脆弱,动不动就翻江倒海,吐得昏天黑地。长久的食欲不振,让我整个人焉焉的形销骨立,像霜打过的菜苗。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总想方设法弄些开胃的东西。他知道,我最爱吃紫苏凶仔鱼,也许只有它,能在我那脆弱的肠胃里安然无恙,甚至重新勾起一点久违的食欲。

凶仔鱼是广东信宜山区的特产,山里的宝贝。养在溪流湍急的冷水中,用的是独特的“凶仔”,依山涧围出的小水沟。活水日夜冲刷,养出的鱼身段矫健,肉质格外结实。更难得的是毫无土腥,入口是带着山野清气的纯粹鲜美,仿佛凝住了山泉的精髓,是难得的至纯之味。

为了这一口能抚慰我肠胃的清鲜,父亲趁着养鱼最早的时候“常驻客”。天幕深浸在深蓝里,连早起的鸟雀都静默,父亲便一大早出门了。凶仔鱼抢手,去迟便无。他日日去守那老熟鱼,与老板已是老相识。老板娘一见到他微驼的身影出现在晨光里,便笑:“阿伯,又来给女儿买鱼啦!”麻利地从水盆深处捞出一尾活鱼,斩下中间带鱼腩那段称好。听父亲说,凶仔鱼一条常十几斤重,分段卖,中间那块最好,鱼刺也少。

父亲提着那块犹带山泉寒气、肥厚雪白的鱼腩归来时,晨曦才泼洒开来。他反复用盐和酸醋搓洗

鱼身,再将其置于案板。几十年灶台磨砺出的熟练,刀锋划过,鱼肉片片分离,薄得透光,雪白中泛着玉样的温润光泽。他不急下锅,先把紫苏洗干净备用,接着切姜丝、拍葱段,辛辣与辛香的气息在微湿的晨间厨房弥漫,无声地预告着一场熨帖肺腑的盛宴。

铁锅烧滚,油星跳跃,父亲先放姜葱爆香,将姜片葱段投入,“滋滋”爆响,辛香瞬间升腾如花,迅速翻炒几下,再盛入碗中备用。

再大火起油锅,雪白鱼片滑入锅中,两面略煎至边缘微黄,锁住山野赋予的紧致。沿锅边淋入一圈料酒,酒香“味”地腾起,倒入足量生抽,少许老抽调色。几分钟后再倒入爆好的姜葱,酱汁在热力下翻滚咕嘟,浓烈的酱香混合酒香、辛香,霸道地充盈厨房。注入热水没过鱼片,水沸后转小火,盖上锅盖,让鱼片在酱汁温柔的怀抱里焖煮入味。

待到汤汁收浓粘稠,鱼片吸饱酱汁精华,显出诱人的琥珀光泽,父亲揭开锅盖,将紫苏叶撕碎投入锅中,再继续焖煮两三分钟。

刹那间,紫苏那奇异霸道的幽香挣脱酱汁束缚,与鱼肉的醇鲜、酱汁的咸香、姜葱的辛香猛烈交融缠绕,织成一张更浓烈复杂的无形之网,瞬间攫住了我对食物敏感而远之的感官。这馥郁奇异的香气,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紧闭的食欲之门,

又如一只无形却安稳的手,带着温热力道,抚平了胃里所有瑟缩的褶皱。

父亲小心地用锅铲将鱼片盛出。深浓酱汁淋漓地裹在雪白(此刻已染紫色)的鱼肉上,深紫的紫苏碎点缀其间,宛如墨玉碎屑散落琥珀,闪着油润光泽。

夹起一片裹满浓汁的鱼腩送入口中,紧致弹牙的肉质带来山泉活水的结实感。紧接其后的是毫无腥气、纯粹鲜美的本味,在浓郁酱香包裹下非但未掩盖,反被衬得更加清甜突出。紫苏奇异的芳香闯入鼻息,巧妙地融入咸鲜,带来一丝山野回甘与醒神的凉意。

这浓油赤酱下的至纯之味,将山泉精髓与人间烟火完美糅合,浓郁不腻,醇厚透鲜,霸道地唤醒沉睡味蕾,又温柔熨帖翻腾的肠胃。这何止是一道菜?分明是父亲披着凌晨寒露与星光,从市井喧嚣中为我采撷的,带着山野精髓与人间暖意的良方。

望着父亲额角未干的细密汗珠和眼中殷切的期待,我喉头猛地一哽。父亲只是那样温和地看着我,眼底是惯常的平静与慈爱。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父亲这深沉的爱,便如同孕育了凶仔鱼的巍巍青山,厚重无言,却是我这株在生命风雨中飘摇的菜苗,得以扎根、汲取力量的坚实大地。

### 第五十七章

-1-

岳云太将茶水轻放在茶几上,悄然退出了办公室。龙涛明示意黄丽丽在北面单人沙发落座,自己则坐在对面。

“老同学,”龙涛明端起茶杯,“电视台转来的薪酬表我看了,你之前的工资加补贴,总体收入可不高呀。现在来了我们厂,怕是要委屈你了。”黄丽丽从方才乍见心上人的局促中放松下来,羞赧一笑:“到我这里,本就不是冲着钱来的。”

人世间的情意往来,常有“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错位,偏偏此刻聪慧的龙涛明成了那个不解风情的人。他执壶为黄丽丽续上热茶,恳切道:“丽丽,我们厂职工多,职工住宅又相对集中,正好发挥你的专长,建个有线电视台如何?”

这对前任市电视台副台长的黄丽丽而言不过举手之劳。她端起茶杯轻抿一口后,温婉应道:“龙厂长有想法,我定全力支持。”

“多谢!”龙涛明拱手致谢。当目光相接的刹那,黄丽丽忽觉深深潭底的眼眸荡开涟漪,龙涛明那黑白分明的眸光竟似带着磁力,引得她心头微颤。此刻方知何为“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多年深藏的情愫,在这对视间翻涌不息。

奈何神女有心,襄王无梦。龙涛明虽察觉到黄丽丽神情微怔,却未想深究,只当是寻常反应。他起身打开书柜,从文件盒里取出一张图纸铺展在茶几上。指尖点向图纸中央的住宅区规划,左手轻招示意:“这是新建的生活小区,分三期开发。一期

### ◎小说连载◎

## 也红

■阿明

在建八栋共384户,套内面积和户型都标注在此。”他抬眼看向黄丽丽,“基建由福利科的韩小倩和陈桂负责。”

黄丽丽应声移步,俯身细看图纸时,忽有清冽松香沁入心脾——那是龙涛明袖间散发的须后水气息。这缕魂牵梦萦的芬芳,霎时将她拽入恍惚之境。图纸上的数字线条渐次模糊,耳畔的解说声也如隔云端。她垂首佯装看图,实则沉溺于这偷来的片刻共处之中。

龙涛明介绍完,坐回原位。黄丽丽却还沉浸在思绪里,维持着弯腰的姿势恍惚地看着图纸。这时,办公台上的电话响起,铃声惊醒了黄丽丽,她起身转头看向龙涛明。龙涛明朝她摆手表示无须回避,随即抓起电话。

原来是欧光华打来的:“老同学,有急事,二十分钟后到你办公室面谈。”未等龙涛明细问,对方已“啪”地挂了机。

龙涛明没再坐回沙发,开始在室内踱步:“黄书记,建房容易,分房难啊!我们厂有3800多名职工,新房只有384套,僧多粥少。怎么分配?我想请你主持研究制定分房方案。”说完,他停下脚步,目光投向黄丽丽。

黄丽丽则一时茫然。她想,让我搞十个电视台也不在话下,可这分房……十个人里才分到一套,福利房谁不眼红?更棘手的是,分到了房的,嫌楼层不好、面积太小、朝向不对;分不到的,那意见可就更大了,不闹翻天才怪!这活儿,里外都不是人

啊。视线随着龙涛明的踱步移动,黄丽丽不由自主地轻轻摇了摇脑袋。龙涛明也猜到了她的顾虑,开解道:“没错,分配是天下第一难事。但办法总是有的。黄书记,你先召集党政工团各部门拿个初步方案,然后到基层找职工代表深入了解想法,完善后把草案报厂党委,我们再研究。”听龙涛明说得胸有成竹,黄丽丽也只好应道:“好的,龙厂长。”

此次请黄丽丽来办公室,龙涛明其实还有一件事想说,那就是早上市国安局局长主持的案情分析会上,将刘方列为了重点嫌疑人,并决定对她进行秘密审查。

龙涛明不由得想起自己当办公室主任时,为解决一位职工死亡赔偿的事,与财务科长徐艳芬通了较长时间电话,竟被公安局列为嫌疑犯,留置了一夜。那时韩小倩刚进厂,还没和他建立恋爱关系,也从不过问父亲亲热的公事。后来据韩小倩说,自己曾被走后,刘方找到她,拍着胸脯保证公安局肯定抓错了人:“龙主任那么好的人,不可能是杀人犯!”并恳请韩小倩向她父亲求情,放了龙涛明。对这事,龙涛明一直心存感激。

同时,之前发生的“蒋刚事件”,他至今记忆犹新。这些年,江南市毒品犯罪层出不穷,上级安排禁毒刑警蒋刚以员工身份潜入树脂总厂办公室工作。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蒋刚便在厂内因“车祸”牺牲。韩小倩曾告诉龙涛明,当刘方听到蒋刚牺牲的消息时,向来沉稳的她,竟哭成了泪人。

凭着刘方这些表现和自己的直觉,龙涛明认为她不应是嫌疑犯。但为什么刘方偏偏在凌晨四点多出现在窃案现场呢?他想过直接找刘方谈谈,又怕敏感的刘方徒增心理压力,这才找来黄丽丽,想迂回了解情况。

“黄书记,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得交给你去办。”龙涛明神情严肃,“必须以党性担保,不告诉任何人,能做到吗?”黄丽丽条件反射般站起身,略显紧张地答道:“我以党性担保,一定做到!”

龙涛明抬手招呼她坐下,自己则走到门前,关紧大门,随后折返至黄丽丽身旁,压低声音说:“今天凌晨四点,五楼档案室发生窃案案。案发时,岳云太和刘方都在现场,但岳云太是值夜班,而刘方不是。据她供述,是替代刘宏宏巡查。你今天找刘方谈谈工作、思想和生活,侧面摸清真实情况,再单独向我汇报。”

黄丽丽心头一沉,再次不自觉地站起来,脱口而出:“保证完成任务!”话音刚落,门外便传来一阵清脆的敲门声。龙涛明快步上前开门,见是风尘仆仆的欧光华,随手做了个“请进”的动作。

欧光华往室内一瞧,发现高中班花黄丽丽也在,脸上顿时露出猥琐笑容,语调轻佻道:“哎哟,我这是坏了你们的好事哪,嘻嘻嘻嘻!”一句话就闹得黄丽丽脸颊微烫,泛起了红晕。

知晓欧光华秉性如此,龙涛明懒得接他话茬,一边走向消毒柜取茶杯,一边平声问道:“我们的大队长,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欧光华没有回答,只是侧头瞥了黄丽丽一眼。聪明的黄丽丽立刻会意,连忙起身:“两位老同学先聊,我还有事要办,先走一步!”

欧光华跟着送到门口,挥手道别后,反

手关上门,快步折回到龙涛明跟前,一把抓住他的双手,急切道:“老同学,我有一批进口货,价值八千多万,现在被海关缉私队扣了——”龙涛明早知欧光华经常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不等他说完便打断道:“我又不是海关关长,你找错人了。”欧光华语气更急了,哀求道:“求你帮帮,欧光华还管用!我们商量过了,只要你们厂出个证明,说这批货是军工原料,盖上你们厂和军方代表的公章,我们再活动活动,海关肯定放行!”龙涛明抽回手,蹙到办公桌前坐下,直视欧光华,正色道:“别的事可以商量,这事恕我帮不了!”

“老同学,事成之后,给你一百万茶水费。”欧光华凑近他耳边悄声说。龙涛明摇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问题。”他坚决的态度,让欧光华顿觉此路不通,脸上露出了无奈的苦笑。

其实欧光华早料到会碰钉子,只是事情紧急,病急乱投医罢了。他调整情绪,提起茶壶走到办公桌旁,准备给龙涛明添杯茶就告辞。突然,他瞥见桌角放着一叠树脂总厂的生产报表,左上角那枚鲜红的公章格外醒目。欧光华眼珠一转,暗骂自己蠢!反正都是要找人背后疏通的,不如直接伪造公章,何必跑来找龙涛明?

离开龙涛明办公室后,欧光华从中间楼梯下到一楼大堂,眼尖的他一眼发现了长沙发上坐着的小海——他曾经的老部下,上月刚调去市刑警支队。正欲上前打招呼,此时穿着树脂总厂工作服的小海却急忙朝他使了个眼色,微微摇头。欧光华及时停下脚步,猜到小海在执行任务,于是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出了大堂。

没错,小海确实是在执行任务——他和另一位同事正在跟踪刘方。